

秩序、越界与再现：路易·马兰理论下的“呕吐图像”解读

宋茹茹

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本文以路易·马兰“秩序、越界、再现”理论为逻辑，探讨“呕吐”这一边缘身体行为在图像中的再现机制及其跨文化意义。作为生理排异与心理张力的交汇点，呕吐在艺术史中常被视为秩序失衡与感官失控的象征，体现了身体的越界性及视觉、感官秩序的张力。由此借助马兰关于再现装置的理论，选取东西方代表性图像，对呕吐行为的视觉化展开系统比较与解读。

关键词：路易·马兰；呕吐图像；身体符号；跨文化

Order, Transgression, and Represent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Vomiting Imagery" through the Theory of Louis Marin

Song Ruru

School of Art and Humanities,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China Shaanxi Xi'an 710000

Abstract: Drawing on Louis Mari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order, transgression, and 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presentational mechanisms and cross-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vomiting as a marginal bodily act in visual imagery. Situ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hysiological expulsion and psychological tension, vomiting has long been treated in art history as a symbol of disrupted order and sensory discontrol, revealing the transgressive nature of the body and the instability of visual and perceptual regimes. By employing Marin's concept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dispositif,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images from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exploring the visual articulation and symbolic structures through which vomiting is rendered and interpreted.

Keywords: Louis Marin; Vomiting imagery; Bodily symbols; Cross-cultural study

0 引言

身体在艺术史中为秩序等媒介，感知的载体，“呕吐”“越界”等行为长期处于研究边缘。作为生理排异与心理张力的交汇点，呕吐在西方多出现于宗教与医学语境，象征秩序破裂与道德紧张；东方则被纳入导引、吐纳体系，体现“调气、自净”的秩序逻辑。针对既有研究缺乏系统框架的问题，本文引入路易·马兰将图像视为“秩序装置”的再现理论，通过对西方体液学、宗教与医学图像及东方导引、吐纳图像的跨文化比较，分析呕吐图像中“秩序、失序、再生成”的逻辑，揭示其“排异、救赎”与“导引、自净”的身体观差异。

1 路易·马兰的理论及“呕吐图像”的问题意识

1.1 路易·马兰理论的“再现与越界”

路易·马兰（Louis Marin, 1931 - 1992）是法国哲学

家、符号学家与艺术理论家，研究涵盖语言学、符号学、神学、历史、修辞与艺术理论。其理论主要见于《摧毁绘画》《图像的力量》《论再现》和《崇高的普桑》等著作，其中《论再现》讨论了再现与接受、画框语义、拟象以及图像与语词等问题。他揭示了图像是如何通过“再现”既反映又建构现实，并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权力装置存在。图像并非单纯的视觉呈现，而是一种整合观看机制、空间组织与符号权力的“再现装置”，通过塑造可视性秩序，将观看者纳入特定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

在《国王的肖像》一书中，马兰对法国古典时期王权肖像分析，反映再现与权力的同构关系。他认为，国王的肖像不仅是对君主形象的再现，更是一种“在场的幻觉”机制。通过空间构图、目光指向与符号置换，使观看者在视觉经验中确认权力的存在。国王虽不在场，但形象通过再现获得了“永恒在场”的权威，体现政治性。图像作为

维持社会秩序的符号机器，在观看过程中不断重申“谁在看”“谁被看”“谁掌握再现权力”^[1]。

在马兰的再现理论中，图像并非稳定呈现秩序的媒介，而是一种在秩序与越界之间运作的装置。越界作为再现结构内在的裂缝，使身体成为权力与秩序显现的重要的场域。呕吐等越界行为通过身体的失序，将社会与象征秩序的危机转化为可被观看的视觉事件，从而推动“秩序、失序、再现”的动态生成。

1.2 “呕吐图像”的问题意识

在西方文化中，“呕吐图像”似乎承担着医学、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多重象征功能。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医学与宗教观念高度交织，人体被视为微观秩序的体现，其生理异常往往与道德或精神状态紧密相关^[2]。呕吐为身体不稳定的标志，既指向健康问题，也隐喻社会与宗教秩序的危机。西方体液学中，人体健康依赖体液平衡，呕吐为排除过盛体液、恢复身体秩序的手段。医学插图中的呕吐不仅传达生理机制，也隐含净化、平衡的伦理意涵，将身体秩序与社会道德秩序相互映射。宗教与道德图像中，呕吐与罪孽、惩罚和悔过链接。中世纪地狱与末日审判题材用夸张的呕吐、排泄与暴食，将身体失序转化为道德警示，使个体越界行为成为秩序裂缝的呈现。在马兰“秩序、失序、再现”的逻辑中，呕吐显现秩序的危机，通过图像再现引发对秩序的反思与重构。

感官体验方面，“呕吐”所产生的视觉冲击与心理不适使观者在观看中产生参与感——观者在目击身体失序的同时，经历社会秩序被挑战与重建的心理过程。通过这种感官化的视觉策略，图像强化了道德与医学秩序的教育功能，也体现了身体行为作为符号与文化载体的双重性^[3]。

2 东西方身体的可视化秩序与“呕吐”图像思考

2.1 西方体液学与道德画中的“吐”

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医学以体液理论解释疾病，认为呕吐是排除过量或有害体液、恢复身体秩序的手段。医学插图中，呕吐是生理排异行为，也是伦理与社会隐喻，象征身体与道德秩序的自我净化。“吐”呈现双重属性：既是身体失序的显现，又是恢复秩序的治疗仪式。如《Man Vomiting, from Tacuinum Sanitatis》(图1)等图像通过患者、医者与旁观者的结构，构成了“疾病、治疗、秩序恢复”的逻辑，符合马兰的“秩序、越界、再现”循环。



图1 男子呕吐，来自德国学校的 Tacuinum Sanitatis
Ms Lat 9333 fol.96v Man Vomiting, from Tacuinum Sanitatis
By Unknown master – book scan, Public Domain

2.1.1 催吐相关图像的类型与特征

第一，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宗教艺术中，如博斯《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ement)三联画中的地狱部分(地狱细节)，以夸张的身体失序强化道德警示，引导观者反思秩序与惩罚的关系，呕吐象征罪孽与惩罚，体现马兰“秩序、越界、再现”的循环。至16—18世纪，呕吐在西方医学插图中转为体液学逻辑的手段。

第二，医学插图类型：例如拼贴于中世纪至早期现代时期的医学图鉴或医学手稿《Tacuinum Sanitatis》。这是一本中世纪的手册，主要讲针对有文化的非专业人士的健康。最初是11世纪的阿拉伯医学论文，由伊本·布兰巴格达以Taqwīmaṣ - Ṣiḥḥa的名义(阿拉伯语: فحصلا ميوقت، 点燃。“健康表登记册”)。图中的患者屈体呕吐、医者在旁及器具摆设，展示病理细节与治疗流程，使呕吐成为一种可视的医学程序。

第三，17世纪荷兰与德国讽刺版画：此类图是描绘酗酒者或贫民呕吐，展示身体失序与道德惩戒，将感官冲击与社会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四，医学类插图，呕吐构图遵循着医疗“秩序”，患者中心、医者辅助、治疗器具系统、旁观者参照、空间界定明确。动作、器具、姿态、器皿均表达出一种“治疗流程可视化”的秩序。道德化图中，呕吐的姿态非常的夸张，背景环境混乱，人物处于边缘位置，给人以视觉冲击来制造秩序警示。

现代艺术中，呕吐等身体越界行为被符号化。如培根以扭曲、暴力化的身体形象呈现痛苦与心理张力，呕吐或排异行为成为情绪与秩序失衡的直观象征，用强烈的感官冲击展示身体的脆弱性与社会秩序的紧张关系。

总言之，现代艺术中的“排异身体”与中世纪宗教画及文艺复兴医学插图是跨时空呼应的，呕吐为身体越界的符号，传达秩序的脆弱并生成再现可能；身体由此成为社会、文化与道德秩序互动的集合化的场域，观者的感官参与彻底强化了它的符号性功能得到闭环。

2.1.2 路易·马兰理论视域下的秩序解读

从路易·马兰的再现理论视角出发，这些呕吐图像就是构建出了一种“知识、权力、观看”逻辑，图像不仅再现身体状态，更通过构图、人物关系、空间划分、姿态形式拓宽观看的多样性，使得医学知识、社会道德、身体秩序得以通过视觉被接受与维护。医学插图中呕吐形成清晰符号链：患者姿态、医者动作与医疗空间为：“病、治、序”，身体变成了医学知识的载体。前倾外吐的身体意味边界崩解，医者与器具指向秩序介入，建立“正常/异常”区分。观者通过观看经历失序、介入与意义回收，完成马兰所说的“秩序、越界、再现”循环。道德化图像则通过夸张呕吐与混乱场景，将身体失控转化为社会与道德警示。总体上，西方体液学语境下的呕吐图像整合了身体病理、医学秩序与视觉知识。

2.2 东方导引术与吐纳观中的“吐”

在东方文化中，“吐”被纳入道家吐纳与导引体系，作为“排浊入清”的主动修炼方式，体现人体气机与自然互动的“天人合一”身体观。不同于西方的体液平衡逻辑，东方的“吐”是一种能量调节与身体秩序的建构行为，可在马兰“秩序、越界、再现”框架下理解其独特的视觉机制与文化逻辑。

2.2.1 《马王堆导引图》《体象阴阳升降图》：吐纳为气机调理与身体修炼

《马王堆导引图》(图2)帛书《导引图》原图为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像，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导引术视觉资料。原图无书名与文字说明，通幅约高53厘米、长110厘米。画面以工笔彩绘描绘44位人物导引姿势，分四行排列，每行11人，涵盖男女老少，形态生动、姿态各异。

每幅动作呈现俯仰、伸展、转体及举臂等不同动作序列。图像的行列排列呈现严格的视觉秩序：纵列显示动作的渐进变化，横列则体现动作之间的协调衔接^[4]。这种布局将身体动作与气机节律形式化，使“吐故纳新”成为可视、可模仿的程序。仰头伸臂、屈体转腰等动作对应排浊与纳清的气机循环，将身体动作编码为气机流动的视觉符号。如仰头伸臂、屈体转腰等动作序列，体现“吐故”与

“纳新”的气机循环：仰头呼气排浊，双臂伸展吸纳清气，腰腿转动疏通体内气血。这些动作形成了“身体、气机、视觉”的对应，即身体动作被编码为符号，观看者通过模仿动作，既参与气机循环，也被引入图像所建构的秩序装置中。



图2《导引图》复原图

(此图为1979年出版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导引图复原图》)

导引图中的动作序列呈现“秩序、越界、再现”的动态结构：仰伸、弯腰、旋转等动作以越界姿态象征气机流动与排浊，收势、并步、立正则完成秩序的恢复。吐纳因此既是身体调治方式，也是视觉秩序的生成机制，体现马兰所说的“视觉秩序装置”，通过图像建构观看者对气机运行与身心调和的认知。相较《马王堆导引图》强调个体内部秩序，后世《养生图》《仙人图》进一步将吐纳置于云气环绕的宇宙空间中，形成“身、气、天”互动的视觉结构。

道教是以内丹术系统阐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程序，盛于10—13世纪。此期的内丹图诀以山水隐喻身体小宇宙，如南宋《体象阴阳升降图》将身体直接绘为山形，《内境侧面图》是以山水象征内在结构。有学者指出这类图像构成多可追溯至10世纪道士烟萝子的《内境图》。实乃北宋宫廷内脏解剖图先驱，说明北宋宫廷对内丹的讨论，包括以身体及山水元素交融的图像或文字叙述，并不陌生。这些将吐纳与气机运化置于隐喻和象征体系中，用山水、光环、人物姿态或阴阳符号表达气的升降与流转。将身体动作与自然秩序相互呼应。运用其线条、抽象的符号与附注的口诀形成一个视觉、文本的系统，观者通过图像及动作理解吐纳过程，通过文字理解动作背后的气论原理，形成身体与符号认知的双向互动。

3 再现的生成：路易·马兰视域下的跨文化视觉比较与理论升华

3.1 西方与东方呕吐图像的秩序、越界、再现机制

在路易·马兰“秩序、越界、再现”的理论视角下，“呕吐图像”清晰的展现出秩序循环的运作机制。尽管东西

方对“呕吐/吐”的文化理解不同,但都通过身体越界使秩序得以被感知和重构。

在西方语境中,呕吐多被置于社会、道德或医学秩序的边缘:无论是博斯地狱场景中失序身体的道德警示,医学插图中“病理、治疗、秩序”的知识装置,还是现代艺术中对身体脆弱与社会危机的感官强化,呕吐都被作为视觉焦点,引导观者在冲击中意识到秩序的脆弱与再现的必要。

东方文化中的“吐”多出现在道家导引与吐纳体系中,被纳入身体与气机调节的主动秩序。《马王堆导引图》以规范的动作序列和空间秩序,将吐纳转化为可观看、可模仿的身体范式,使观者在观看与实践参与秩序的建构,并进一步发展为“身、气、天”相连的宇宙秩序模型。

由此可见,东西方呕吐/吐的图像虽指向不同,但都以身体越界为切入点,推动秩序的显现、反思与再建。

3.2 跨文化比较与升华

“呕吐图像”验证并拓展了马兰的再现理论。无论文

化差异如何,图像都作为“秩序装置”,通过符号化、构图与观看机制促成秩序的再生成。身体的越界行为既暴露秩序的脆弱性,又成为其更新的触发点:西方侧重社会、道德与医学秩序,东方强调气机、自然与宇宙秩序。由此,呕吐图像不仅可视化了身体政治与文化秩序,也为马兰“再现生成”理论提供了跨文化的实证拓展。

参考文献:

[1] Marin, L. (1988). *Portrait of the 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 Foucault, M.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Vintage.

[3] Camille, M. (1996). *The Gothic idol: Ideology and image-making in medieval 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周一谋.马王堆医学文化[M].上海:文匯出版社,1994:186.

作者简介:宋茹茹(1995.04-),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美术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西方美术史论研究。